



昨夜里,西窗下的竹叶拍得异常欢快,沙沙的像瀑布流淌。我睡在二楼,早上醒来,发现窗外格外明亮,原来是下雪了。打开窗户,一股雪的清冷气息扑面而来,竹子失去了清雅婆娑的风姿,全部弯腰低头,像是在虔诚接受雪的训诫或祝福,显得庄严肃穆。“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世人多赞美竹子挺拔,坚韧和不屈,其实在风雪面前,没有不弯腰低头的竹子。折腰低头不是害怕,不是屈服,而是竹子心怀谦卑,对寒雪,对自然敬畏。翠竹遇见风雪,我看见的是生命平静和谐的交融。

古意“熏笼”

□ 路来森

熏笼,一种古人冬日取暖的器具。

熏笼起于何时?我无从考证。但最早在《说文解字》的注释中,就已经有记载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南北朝时期,熏笼,直接被称为“竹火笼”,不仅明了其用途,同时,也明确了熏笼制作的材质——竹制。

南北朝时期,范静妻沈氏写有一首诗《咏五彩竹火笼》,其诗曰:

“可怜润霜质,纤剖复毫分。织作回风缕,制为紫绮文。含芳出珠被,耀彩接湘裙。徒嗟今丽饰,岂念昔凌云。”后四句,写出了熏笼制作的方法:把竹子分割成细细的篾条,利用竹编工艺加以编制,还要编出精美的花纹;后四句,则写出了其用途:取暖,或者熏香。

的确,熏笼的主要用途,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取暖,二是熏香。

熏笼,款式有大有小,形状有方有圆;但不管怎样,熏笼用作取暖时,都是将炭火盆置于熏笼之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在炭火燃烧时,罩在炭火盆上的熏笼,可以起到一种隔热的作用,不至于人靠近时,被炭火炙烤;同时,或许还能稀释、散发一部分可能的烟气,让本是浓烈的炭烟,散逸开来,变得丝丝缕缕,如梦如幻。

熏笼,适用于旅店,更适用于家庭。旅店所用熏笼,往往比较大,通常,店主以之用来烘烤被子;而家庭所用熏笼,则比较小,大多也做得精致,甚至华丽(五彩),可以置于床头,或者桌面上。

《红楼梦》第51回:“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围坐”一词,用的准确、大好,最恰当地表现出了熏笼的风雅之处。

一壶老酒

□ 张培胜

最近回老家见到还在做酒的师傅,两个金属罐子,里面放上发酵过高粱,罐子底下放一堆蜂窝煤,是专供加热的东西,蒸煮一段时间,罐子顶上封得严严实实的,顶上竖着一根粗粗的金属管子,伸出另一个金属罐子,那里是起冷却作用。流出来的就是甘醇的酒了。看上去很简单,酿出来的酒也特别香。

做酒的是一个年轻的师傅,听说祖传的酿酒技艺,不能在他手中失传,于是,他留在乡村守着一个小店,酿起了酒。酒也不贵,几块钱一斤,村里人可以接受。赶集了,师傅免费提供小酒喝。小店的人多起来,相互在一起,喝上几口小酒,畅谈生活的感受,谁家的房子新盖了……什么八卦的事情,在酒的熏陶下,一切话语透着豪爽,对不良风气,看不惯的事情,借着酒劲大发一通脾气,以解心中的不快。有时,店内笑声阵阵,有时沉默无语,仿佛与时光相隔,只有人间的烟气。临别时,打酒的打上一壶酒,悠然回家。

这些人,趁着赶集,相处一起是快乐,喝上一杯小酒是享受,人生的乐趣就在这里了。分散在各个地方,尽管不远,但真正相处的时光不多,只是赶集时相聚,一杯酒,一席话,顿然

我喜欢下雪,每一个下雪的日子都是盛大的节日。我急忙起床,打开后院的门,只见一院子都是雪,而且天上还在款款匀速地下。竹子在密集的雪花里,低头鞠躬,我走进竹林,不得不跟它们一样弯下腰,避免竹枝上的雪哗哗地往脖颈里钻。雪有多重,叶子知道,每一片竹叶都力所能及地托举着一份积雪,像用翡翠绿勺舀满满一勺盐,使枯燥的冬天有滋有味。有的竹叶不堪重负,雪滑下来,簌簌地滑到地上,发出噗噗的声音,这让人想起明代诗人高濂。高濂说雪敲竹“声韵悠然”,我侧耳静听,或许是用不够,只听到稀疏细碎的窸窣声,若有若无,像蚂蚁在纸上行走,听不出古人那份雅致的韵味。

我家后面原来是一大块肥沃的菜园,四时种的蔬菜吃不完,栽的红薯可以养几头猪。有一年,山上的野笋长到菜园地里来,我喜欢笋子,不忍将它拔掉,心一软,留了下来,于是三五年后,空地就成了一片拥挤的竹园。家里的鸡啊猫啊,跑到山上去,要么几天看不见它们,要么看见它们从山上带回来一窝小鸡小猫。如今,平日喜欢聚集在屋后的鸡和猫,都挤在柴棚里,它们被眼前铺天盖地的白雪吓得不敢出门。竹园地如同一张白纸,没有雪泥鸿爪的凌乱,这是我喜欢的,透彻,通明。

下午雪停了,烟气弥漫的苍穹露出一块块蓝天。街道和马路的积雪,被来回的汽车碾压成雪水,热闹的街市恢复了雪前的光怪陆离。“莫被风吹散,玲珑碎空玉”,一下班,我就匆匆赶回家,盼望竹林的雪不要被风吹跑。竹林里除了有几行“个”字的爪痕和小梅花的脚印,积雪没有完全融化。一枚枚竹叶,拖着一滴滴结了冰的水珠,在夕阳的映照下,晶莹剔透。风刮落竹子上的积雪,竹子挺拔起来,青竹白雪如同一首意境唯美的诗。斜阳映雪,我知道,瑞雪兆丰年,有无数小猪一般大的春笋在地下茁壮生长。

夜晚的竹林比往日明亮许多,银辉熠熠的星空下,即便没有月亮,也看得清楚竹叶上的冰挂,用手拂过,声如玉坠。忽然就想起一幅古老的画,一幅远在五代十国的《雪渔图》,渔翁身体畏缩,江岸朦胧,整个画面云气暗淡,而竹叶上,斗笠上和路边的积雪,明亮着世界。于是我明白,雪也是光,温暖世界,让人心怀希望。

深冬天气,室外天寒地冻,甚至于冰天雪地;室内生一盆火,盆火上罩一熏笼,全家人围笼而坐,享受着室内温暖如春的美好。可以聊天,可以做一些细致的活儿,读书人甚至可以围笼就读,在寒冬里,读出一番冬日竹林葱茏的景象。很多时候,熏笼上,还可以覆盖一层被子,一家人围笼而坐,把双手或者双脚,放于被下取暖,那种舒服劲,真是难以一言说。

因为熏笼使用极其普遍,所以,熏笼就很是人得诗人的眼目。

南朝诗人谢朓,就写有一首《咏竹火笼》的诗:“庭雪乱如花,并冰粲如玉。因炎貂袖,怀温奉芳褥。”这是怎样的一只精致的熏笼啊?可以放进“貂袖”中,又可以放到“芳褥”下;或行或卧,皆得其便,皆获其暖。暖身又暖心,诗人于一只小小熏笼中,别生一份风雅。

熏笼,可以用作熏香。这种熏香方式,往往是与取暖同时进行的,大多是将香料置于炭火中,一边取暖,一边燃烧香料——熏衣、熏被;或者,就只是让室内香气缭绕,幽香弥漫,得一份生命雅趣。此种熏香行为,更是昭昭于古人诗句中,如:唐·元稹《白衣裳》之“藕丝衫子柳花裙,空著沉香慢火熏”,宋·晏几道《诉衷情》之“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等等,难可列举。

熏笼,不仅人得诗,还人得画。

明末人物画大家陈老莲,就画有一幅《斜倚熏笼图》:一女子寂寞地依靠在一只熏笼上,全身淹没在一条被子之下,半坐半卧,抬头,正逗鹦鹉学舌来解闷。

通过一只熏笼,来抒发一份幽思、寂寞的情怀。而对于诗人或者画家来说,这实在也是一份生命的雅趣。

让生命呈现幸运之光,生活就是这样,一切困苦都不再是困苦,一切落寞都不再是落寞。

带回家的酒,自己煮上几个小菜,甚至是吃上几粒花生,慢慢品,细细饮,酒的威力就彰显了,孤独也去了远方。拿起手机和哥们联系,畅谈此刻的心情和喝酒的感受,对着手机大笑大哭,也是常有的事。生活因为酒,便有了释放的地方,也有了空灵的地方。没什么难得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自己,该喝就喝。孩子打来电话,“少喝点。”老人们总是抱怨,喝点酒,也来管,真不是我的儿子。待一醉酣睡,酒醒过后,便是喃喃自语,儿子也是为我好,唉,不能怪孩子。自责的心涌上心头,恨不得把酒壶扔到老远,但当提起酒壶的一瞬,时光似乎不再是自己的了,重重提起又重重放下,酒还在那里。过了一段时间,酒还得喝,生活还得前行。

没有包装,没有宣传,只是一口地道土法制的老酒,但人的纯朴,人的善良,便在酒在飘荡开来。走进乡村,别忘了喝上老酒,酒下肚,不用走来走去,便可以感受乡村人的豪爽与气派,这就是酒的魅力所在。我也爱喝酒,更爱乡村人。

泉水,低调、内敛、温和、舒缓,这种深入骨髓的气质遍布每个角落……泉水是纤尘不染的,泉不是音乐,是天籁之声,也是生命之汁。

听是生命感知世界的一种能力,心无挂碍,才能从这美妙的天籁之音中,听到自然的广阔和历史的深处。泉水淙淙,日夜不息,流淌了几千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聆听,你处于丛林之中,你会看见原野的广袤,植物顽强又倔强的生命;小兔子、小松鼠自由自在地追逐与嬉戏;叶子在舞动,花瓣在飘零;风起云涌,气象万千。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想当年杨万里诗中所描写的泉,就如泉一样静美吧。悄无声息,绵延不绝,随

泉水一起从远古而来,从山的灰岩层中来,从天边的云中来,一路浅吟低唱,蜿蜒曲折,一涌而出,次第开花,“大泉喷玉碎,小泉吐珠圆”……

一股无形的力量正涤荡你一身的浮躁与不安。你开始思索树的生长,鸟的飞翔,山的伟岸,岩的固执,天的高远,风的幻化。世间百态,过眼云烟。

若你没有听过泉,那太遗憾了。你放下一切,现在就去,先要找到泉。你开始听泉的时候,会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这样一条轨迹,流入清澈的小溪,流经村庄,街巷,听见庄稼拔节,看见孩子跳跃,听见炊烟与米香……

你听泉的心跳,叮叮……咚咚……不急不缓,就是泉声……

泉水一起从远古而来,从山的灰岩层中来,从天边的云中来,一路浅吟低唱,蜿蜒曲折,一涌而出,次第开花,“大泉喷玉碎,小泉吐珠圆”……

一股无形的力量正涤荡你一身的浮躁与不安。你开始思索树的生长,鸟的飞翔,山的伟岸,岩的固执,天的高远,风的幻化。世间百态,过眼云烟。

若你没有听过泉,那太遗憾了。你放下一切,现在就去,先要找到泉。你开始听泉的时候,会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这样一条轨迹,流入清澈的小溪,流经村庄,街巷,听见庄稼拔节,看见孩子跳跃,听见炊烟与米香……

你听泉的心跳,叮叮……咚咚……不急不缓,就是泉声……

抱住一棵树

□ 李晓

人到中年,我想多认识一些树木,喊着它们的名字,奔跑着扑向它们,感觉它们就是我的植物亲人。

我喜欢往山里去,那里的树木在发出浩大脉冲。在林中,枝叶摇曳多姿,婀娜起舞,感觉似在跟我集体打招呼,内心就会被漫山的深绿浸透,在冥想中活成了植物的神态。在林中,我接受着森林浴,或躺或卧,或静静呼吸或大声喊叫。

山上的那些树,哨兵一样的凛凛阵列,香樟,泡桐,槐树,黄杨,黑荆树,松柏,椿树,榕树,植物的大家族们,在山上和睦地相处。山上的那些树,那么安静从容、不卑不亢地站在那儿,给我内心一片荫凉,像我可以依靠的亲人。在无人的时刻,我靠在树身上,内心里的狂躁、哀伤、大喜、冲动,都通过它们的根须渗透吸收。

前不久去一个村子,见一棵参天古树,婆娑枝叶在阳光下泛出宝石一样的光芒,这树的树龄已高达400多年,两三个人伸出的双臂,才能够环抱住古树的粗壮腰身。一棵古树,它成为了一个村子的老祖宗。一年之中,回到村里的人都要自发到古树下聚聚,在古树下吮吸着树的气流,在古树下让故土家乡的如烟往事氤氲于心。我去村子那天,一个86岁的老妪正在树下喃喃自语。老妪告诉我,她当年出嫁到这个村子时,家就在古树附近,她家老伴儿的坟,就在古树旁边的土地上。而今老妪的子孙,如这古树一般开枝散叶遍布四方,老妪蹒跚着,常常来到古树下坐一坐,一股凉风吹过,浑浊眼神突然发光,那里似乎也有老伴儿走动的身影。

夏日,城里天空似火炉。我去一个叫大垭口的林场避暑,护林员魁哥是我老乡,那里海拔1400多米,林区面积有5000多亩,山势连绵,崖陡壑深,奇峰耸翠,云雾袅裊。魁哥刚去林区当护林员时,只认识松柏树,如今那些树,他都叫得出名字:柳杉、光皮桦、侧柏、滇柏、华山松、火炬松、湿地松……还有杜鹃、桉木、锯木条这些林下灌木,铁芒萁、茅草、茅茅这些草本植物,这些年还种植了盐肤木、楠竹、油桐、茶叶等经济植物。至于奔跑在林区里的动物,獐子、羚羊、山羊、野猪、野兔,它们在茫茫林区组成了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

在槐哥当护林员的林子里,我遇到了一个雨夜。那天傍晚,我独自去林中散步,见天上黑云沉沉,我便进入林间一个亭子里。不一会儿,暴雨哗啦,闪电在云层里闪亮,这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苍茫大雨下的树,随着风向,它们波浪一样倾倒在统一的姿势,像手挽着手,像风雨中的搀扶。雨更猛了,风也在不停地吹,我的耳边刹那之间传来了树们发出的酣畅之声:如千军万马,像铁马冰河,似无数只小提琴的如泣如诉……最后,雨声静了,风也轻了,我走出亭子,抚摸着棵棵树,抚摸着它们如铠甲一样的树身,久久地……

一座城里,树是巨大肺叶,人也是栖息在树木里的鸟。在一个县城,有着苍翠连绵的树木,行走大街,有漫游于森林的感觉。我认识县城里的刘哥。刘哥喜欢县城里的树,在这些树木氤氲的气息里,有着一个县城最亲切适宜的体温。闲时,刘哥喜欢一个人去湖边柳树下垂钓,或在家里那条老巷子的树下躺平养神,有时打上一个盹,一睁眼,阳光透过婆婆枝叶,光斑在地上跳跃,仿佛是蹦蹦跳跳阳光的小脚丫。在这光阴的小脚丫里,刘哥在这座县城已生活了50多年,每一棵站立的树,也仿佛系着他生命的根须。我有时去县城看望刘哥,离开时与县城的树们悄悄道个别,它们在时间的深处,也如大地之上沉默的故人,于无言之中在我心里播撒下了一片绿荫。

听见泉声

□ 王家年

守望

远方,就不去了

我已习惯,开门就见山
青山在上,绿水在下

青山脚下
已种下向日葵、雏菊、樱草、月季……
也种一些多肉植物
晨雾未散时,我需要给它们修剪枝叶
然后叮嘱风,喊来阳光和雨露
也帮我,给予足够的营养
静待它们含苞、绽放……
等来年,再种上一批
周而复始,就这样热爱着
守着青山,守着绿水
守望着这些花儿……

傍山依水而行
也能将至——

(罗丁逸)

北方的冬

丰腴的寒冬
将自己的凹凸
有致地裹藏
那样的厚实温暖

在树枝上
依旧逗留嬉戏的
是从不迁徙的麻雀
抬头见它
思忖如我

(胡国葵)

蒸馍

天窗里升腾起的白色
到底是烟雾,还是蒸汽

早了就添柴
迟了要揭盖
时间,只有火柴头那么大
看得见流逝的光
也闻得到麦香

母亲的箱底珍藏着
指头蛋一般的发面醋团
揉一次,就和进去些新面
从一碗,一盆,一缸
溢出来,再按进去
家用完了
就揉成我们喜欢的样子
灯盏黄,香豆绿,红曲红,胡麻黑
色彩点缀了馍
也晕染了生活

(杨子福)

开出一朵故乡

一片叶松开枝头
像一个远离家乡的人
在变冷的暮色里抱紧自己
思念蜷缩成一朵
初开的玫瑰
把阳光下的第一缕芬芳
留给故乡
徘徊在心间的袅袅
只有一只迷途知返的蝴蝶
能嗅到甜甜的乡情
并从那些遥远、苍老的村落
回收一些相似的风光
让内心开出一朵
灿烂的远方

(张言奎)

箜篌引

竹片拨打的悲鸣终于可以响彻云霄
就像这天色,突然暗下来
一些人盘亘在路上,像霜叶的倔强
深秋过后,每家每户探出的遥望
几点星火,在村庄亮了又亮

竖立或者静卧,弦音氤氲
这一刻的静谧
远非鸡鸣犬吠可以叨扰

这里没有笙篴,《孔雀东南飞》的曲调
一次次上演,潮湿的眼窝

向南或向北
一条回家的路大雪覆盖
咯吱作响的木门,半夜也会透出灯光
咳嗽声传出去好远

以曲传情的笙篴
无语也凝噎,在外的人
想到家,就有无限曲调
自然弹奏,不分年龄
也不分白天黑夜
今年的雪来得早一点
我们的歌喉已展

(吕敏航)